

唯有写完最后一个字，他才能了无牵挂地死去。

# 亲爱的普鲁斯特 今夜将要离开

〔法〕亨利·拉西莫夫 著  
Henri Raczymow

陆茉妍 余小山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 亲爱的普鲁斯特 今夜将要离开

[法]亨利·拉西莫夫 著

Henri Raczymow

陆莱舞、余小山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亲爱的普鲁斯特今夜将要离开 / (法) 亨利·拉西莫夫著; 陆茉妍, 余小山译.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4

ISBN 978-7-5411-4643-5

I. ①亲… II. ①亨… ②陆… ③余… III. ①马塞尔·普鲁斯特-传记 IV. ①K835.65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7 ) 第068759号

Notre cher Marcel est mort ce soir by Henri Raczymow

copyright © Éditions DENOËL, 2013

This edition is arranged through Dakai agency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21-2017-223

QINAI DE PULUSITE JINYE JIANGYAO LIKAI

## 亲爱的普鲁斯特今夜将要离开

(法) 亨利·拉西莫夫 著 陆茉妍 余小山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李国亮 奉学勤  
特约监制 魏玲 冯倩  
特约责编 郑晓娟  
装帧设计 沐希设计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千字  
版 次 2017年6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643-5  
定 价 3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 序



他已然是卧床不起的暮年老人了，但躯壳里仍住着年轻人的灵魂。他把自己的公寓叫作“狗窝”。房间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他也没有一丁点儿食欲，只能喝几口女管家为他准备的牛奶咖啡果腹。他瘦削而憔悴，唇边留着胡子让他宛如先知。他觉得自己的胡子就像他笔下的人物斯万<sup>1</sup>的胡子那样好看。那时，斯万也是重病缠身、日薄西山，

---

<sup>1</sup> 斯万，《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就如同现在的他一般。他已经不再每天坚持写作了，只是偶尔用他的钢笔写写改改，偶尔也口授给女管家或者打字员写几封感谢信，以回复国内外寄来的那些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辞，以及那些为他所写的文章和所做的研究。有时，他也会毫不留情地斥责那些无良的出版商、粗心的校对员或是印刷者。他已经为他的作品写好了结局，在稿纸的最后一页写下了“完”字，算是完成了他的作品，所以现在于他而言，最重要的是用所剩无几的精力去完善它。

他吃了很多药，只为在极其困倦的时候闭目而眠，睡上几个小时甚至几天。有时，也为了能在几小时到几天内保持清醒，激发新的灵感，重新去追忆那些依据现实人物原型所塑造的虚构角色：外祖母、贝戈特<sup>1</sup>，还有斯万。他已经不再外出，至多一个月出去一次。他终日在寓所内只为核实作品中的某些细节：某袭长裙的刻画、某段措辞的表达、前后逻辑的对照、人物容貌的描绘。很多人都盛情地邀请他去家中做客，但他通常每外出一次都身心俱疲，所以只好婉言拒绝。其实，他很看重这些邀请，能让他感受到生活的充裕和

---

1 贝戈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富足，不过很遗憾，那些人对此一无所知。

他在使用一种烟熏疗法，因此房间中总会弥漫着一种幽绿的烟雾，使人恍若身处群山之巅。不过，对于其他人来说，在他的房间里都会感到呼吸困难。他的床以及床头柜上都堆满了书、报纸和杂志，还有沾上了汤药污渍的淡绿色信封，上边还残留着他颤抖着涂改后的笔迹，依稀还能辨认出圣·卢和希尔贝特·斯万·福什维尔<sup>1</sup>的名字。此外，房间里还有堆积如山的笔记本，上面全是他重新添加进去的段落。这些要么是他亲手写的，要么是他口授给女管家或打字员的。他的女管家是打字员的侄女。

他拒绝医生为自己看病，他说他比任何医生都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他随时都可能死去。他已经用哆嗦的手颤颤巍巍地写下了“完”字，他哆嗦是因为极度虚弱，也是因为极度兴奋。他把生命中尚存的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都浇灌在了对作品的修修补补上，他精心修饰着每个人物，让每段感情表达得更加充沛，让每件事情都酷肖逼真。死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能继续写下

---

1 希尔贝特·斯万·福什维尔，《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去。因此，他的作品表面上是完结了，但却永无完结之日。这是一部永远在进行的作品，一部永远在衍生的作品，人物形象纷繁多样，语言精准而多义。出版社太不幸了，他们要出版的是二十世纪最令人绝望、最不受束缚的一本书。他每每重读样张，并非是要纠正错字或者版式，而是要让作品日臻完美，甚至要把他的死亡铭刻在作品之中。因此，他的生与死都能在书中以具象的文字、风格和事情准确无误地呈现出来。他只想为了真实而死，为了他所记录的一切、为了生与死的错综、为了永恒而死。因此，他不需要医生对他指指点点，也不需要照顾他的弟弟，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了解。他并非与死神相抗争，他只想能在永眠之前交付几句能被世人所理解的话，很快就要合上的棺盖将成为他的书封。但愿世人不会误解他，但愿世人能理解他；但愿他们能在他神智尚存的时刻按照他的意愿为他做些事情，也但愿他们能让他永远沉睡，简单地、没有痛苦地永远沉睡。这是他逝前最后的心愿。他知道，他的作品会比他活得更加久远。几十年来，作家们已经不再有这样的信念了，他们不会再为自己的作品而死，就和普罗大众一样。



第一章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在阿姆兰大街四十四号居住了一个月的普鲁斯特已经四十八岁了，距离他永远离开这个世界还有三年。此时，他尚不知情，不过应当也有所察觉了。

事情发生在十二月十一日，那时，莱昂·都德<sup>1</sup>已经允诺他会支持普鲁斯特获得龚古尔文学奖<sup>2</sup>。下午五六点，

---

1 莱昂·都德（Léon Daudet, 1867—1942），法国作家，龚古尔文学院院士。一九〇八年，莱昂·都德与莫拉斯合编保王派《法兰西行动报》，发表了无数激烈的极右派政论。

2 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设立于一九〇三年，每年颁发一次，面向当年在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是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大奖。一九一九年，普鲁斯特的《在少女们身旁》（《追忆似水年华》第二卷）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敲门声响了起来，塞莱斯特<sup>1</sup>急忙去开门。造访的是加斯东·伽利玛<sup>2</sup>先生，连同《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的雅克·里维埃尔先生和商务部的特龙什先生，他们像东方三王<sup>3</sup>一般降临。看到他们来造访，塞莱斯特就明白了：普鲁斯特先生是龚古尔文学奖的得主！伽利玛先生要求立即去见普鲁斯特先生，他像一头牛似的，急不可耐地想要冲进楼道里。也好，她去看看普鲁斯特先生是否已经……尽管她已经去看过好多次了。

他被吵醒了。很显然，他刚刚做完烟熏疗法（房间里正烟雾弥漫），喝完了咖啡（杯子是空的）。“先生，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想要告诉您！我希望这能让您高兴——您获

---

1 塞莱斯特（Céleste），普鲁斯特的女管家。

2 加斯东·伽利玛（Gaston Gallimard, 1881—1975），法国出版家，他所创建的伽利玛出版社为许多法国重要作家出版过作品。在二十世纪法国出版史上，伽利玛出版社几乎占据了半壁江山，自伽利玛出版社创办至加斯东去世，法国人得了十八次诺贝尔文学奖，其中六位是他的作者。他的作者还得了二十七次龚古尔文学奖、十八次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十二次联合奖、七次美第奇奖、十次雷诺多奖、十七次费米娜奖……对许多读者来说，伽利玛可以说是法国文学的同义词。

3 东方三王，又称东方三贤士、东方三博士，在《圣经》中，在耶稣基督出生以后，来自东方的三位贤士带着礼物朝拜耶稣。

得了龚古尔文学奖！”塞莱斯特在床边说。

“好的。”

“什么，好的？”塞莱斯特惊讶地说。

“先生，这个奖……”塞莱斯特话未完，伽利玛先生、里维埃尔先生和特龙什先生就出现在了门口，他们看上去就像愤怒的水牛。如果他们不是穿着大靴子踩在地上“咚咚”作响，并且未经同意就强行来到普鲁斯特的房间的话，他们的造访还是很美好的。

“好吧，亲爱的塞莱斯特，你不该这样。不过，现在我还不能接待他们，希望他们能改日再来。如果非要见的话，那就今晚吧，塞莱斯特，今晚十点左右。我的身体状况不太好，你代我向伽利玛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为所有的一切向他表示感谢。”

塞莱斯特顺从地回到门口，交代访客们需要等到今晚十点左右。

加斯东·伽利玛先生愤怒了，他说他不该那么急匆匆地去阿布维尔的印刷厂加印一九一九年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因为获奖者甚至都不愿意接受这个奖项！“真是好极

了！因为我，在阿布维尔，人们都会知道这个无比荣耀的名字，而这个人却不愿见我！”伽利玛先生讽刺地说。

塞莱斯特苦恼地折回普鲁斯特的床边，又劝说了两句。最终，普鲁斯特接受了他们的造访，不过他只接待伽利玛先生一个人。

“亲爱的马塞尔先生，”伽利玛先生说，“对于举办庆功宴这件大事儿，您怎么看？”

“亲爱的加斯东先生，这不应该，这太可笑了。”普鲁斯特说。

短暂的会面告一段落，普鲁斯特吩咐塞莱斯特：无论是谁，不管他是记者、摄影师，还是文人，都别放他们进来，也不要回答他们的任何问题。“面对任何问题都不要开口。”普鲁斯特在唇边比画了一个十字。

然而第二天，他却意外地接待了所有来访的好心人，也包括昨天来的那三个人：加斯东·伽利玛先生、雅克·里维埃尔先生和居斯塔夫·特龙什先生。《法兰西行动报》的莱昂·都德的事情不多，为了普鲁斯特，他简直是忙上忙下的。《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的团队是最后一批造访的，塞莱斯

特说他们是群虚伪的好好先生。普鲁斯特预感自己的哮喘就要发作了，而且比以往都要严重，于是他开始打发访客们离开。哮喘发作过后，保尔·莫朗<sup>1</sup>来了，他给普鲁斯特看了罗兰·道格拉斯<sup>2</sup>与他共同竞争这次文学奖的小说《木十字架》<sup>3</sup>。书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出版的，封面上厚颜无耻地印着这样几个字：大号字体的“龚古尔文学奖”，小号字体的“十

1 保尔·莫朗（Paul Morand，1888—1976），法国作家，热衷于旅行，足迹遍布天下。他与同时代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让·科克托等都是文坛挚友。

2 罗兰·道格拉斯（Roland Dorgelès，1885—1973），法国作家、记者、龚古尔学院院长，其作品《木十字架》在落选龚古尔文学奖的同一年获得了费米娜奖。

3 普鲁斯特还没开始写作时，他便和加斯东·伽利玛认识了。伽利玛被对方“温柔的目光和漫不经心的态度所打动”，一见如故。一九一三年，普鲁斯特把《在斯万家那边》交给伽利玛，希望由他来出版，但稿子被当时的审稿人安德烈·纪德给毙了。普鲁斯特只好转到别家出版社自费出版，没想到评论甚好。好在伽利玛和普鲁斯特交情深，他打出感情牌，从竞争对手那边把普鲁斯特“挖角”过来，出版了《在少女们身旁》。晦涩的大部头延续了上一部的好口碑，但是要成为伽利玛和普鲁斯特期待的畅销书，则必须拿到龚古尔文学奖。于是，这两个人频繁出入咖啡馆和饭店，以朋友圈的力量对龚古尔文学奖的十个评委施加影响，和罗兰·道格拉斯的《木十字架》打得不可开交。这次文学奖的评选在双方的骂战中升级成“政治正确”的立场之争。最后，六票对四票，普鲁斯特的“少女花影”险胜了战场归来的鲜血英雄。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连法语文学专家也未必记得曾卖掉五十万册的《木十字架》，这验证了道格拉斯当初的自嘲：“败给普鲁斯特是我一生的幸事，如果我战胜他，后人不会原谅我。”（摘自柳青《文学史的制作人：编辑们的故事》）

个人中就有四个人这么认为”。这是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一贯的出版风格，他们从不输在气势上。普鲁斯特还阅读了《辩论报》上的几行内容：“……来自九泉之下的才华……一个决绝的隐居者失眠时所写下的文字……”

塞莱斯特按照要求妥善地统计了来信数量：普鲁斯特整整收到了八百七十封道贺信。并且，他给绝大多数人都回了信。那时，他已经病入膏肓了，随时都可能撒手人寰，所以只好停止回信。唯独一封信例外，看起来，他对这位来信者有着特殊的兴趣。那位来信者是普鲁斯特吐露自己糟糕身体状况的唯一对象，也是唯一一个他坚持回信的对象。只要谈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普鲁斯特总是表现得很厌烦。他既不喜欢抱怨，也不喜欢被同情，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当他稍微好点儿时，他愿意说出来，大家都为此而高兴。这时，他却惊叫道，他只是稍微好点儿，并不是痊愈，不要白高兴一场，这是个误会……

他多次在死亡边缘徘徊，他不再进食，也不再起床。他的手指会止不住地颤抖，连笔都握不住，只能口授让他人记录了。他会头晕，会像个陀螺一样不停地旋转；他开

始幻听，总觉得有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壮硕女人纠缠他；他弄丢了拖鞋；他觉得有火在四处蔓延……他开始记不清给谁寄过书，没有给谁寄过书。门房的女儿每天都拿着几十封晚餐邀请函找他。每当他醒了，他就点燃烟熏香粉，摇铃要杯咖啡。这时，塞莱斯特就把邀请信放在门口的旅行箱上，他也不再回复这些邀请信了。

获得龚古尔文学奖几天后，普鲁斯特让塞莱斯特和他的姐姐玛丽·吉耐斯特沿着阿姆兰街道一路看看书店。不过显然，这两个女孩很难明白老客户的看法。一个愤怒的读者写信来告诉普鲁斯特，他想买这本书，不过书商回答说书店不再卖这本书了。普鲁斯特让奥迪隆·阿尔巴雷<sup>1</sup>把这个让人恼火的消息带给《新法兰西杂志》出版社的加斯东·伽利玛、雅克·里维埃尔、居斯塔夫·特龙什和安德烈·纪德<sup>2</sup>。但凡运气好点儿，他们其中一个就能收到消息，

---

1 女管家塞莱斯特的丈夫，普鲁斯特的司机。

2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伽利玛出版社的编辑，法国著名作家，同性恋权益保护代表。主要作品有小说《田园交响曲》《伪币制造者》等，散文诗集《人间食粮》等，他曾毙掉普鲁斯特的《在斯万家那边》。一九四七年，纪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并且能细致、妥善地处理好这件事情。奥迪隆刚回来，普鲁斯特就让他再去一趟斯多克出版社，告诉他们书店缺书了。这简直让人受不了。

雅克·波雷尔<sup>1</sup>来看望他了，并告诉普鲁斯特他母亲蕾雅娜想送一份礼物给他。普鲁斯特想要一张她打扮成萨冈亲王的照片，照片中，她穿着男士礼服、顶着礼帽、戴着单片眼镜，扣眼上别着一朵梔子花。在巴黎歌剧院，雅克·波雷尔的母亲可是歌舞剧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因此照片还必须有她的签名才行。除此以外，普鲁斯特还向他请求，在去史密斯家的路上能否注意一下里弗利大街上的玻璃橱窗。如果他的作品还没有陈列出来，就进去询问一下：战后，龚古尔文学奖的作品是否已经出售？获奖作品的作者是一个叫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人。

---

1 雅克·波雷尔，法国女明星蕾雅娜的儿子。在搬迁到阿姆兰大街四十四号之前，普鲁斯特曾被房东从奥斯曼大道赶了出来，他凄凄惶惶地四处搬迁。随后，在洛朗-皮沙街的雅克·波雷尔的母亲蕾雅娜家中住了几个月，接着才搬迁到阿姆兰大街四十四号。蕾雅娜是普鲁斯特十分欣赏的女演员。